

人在旅途

带着单车游泰国

顾静静 文/摄



2024年除夕，我们一行三人，带着一辆单车，跋涉千里，再度前往泰国。这次旅行，我们期待了四年。得益于国家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中泰推出了互免签证新政，为我们的旅程增添了便利。

为了让单车能够一同享受旅途的浪漫，我们提前对单车进行了维护，并进行了拆解和打包，以便在泰国重新组装。虽然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牺牲一件25公斤的行李额，但我们甘之如饴。

我们选择的目的地是芭提雅，这是位于泰国中南半岛南端的一处著名海景度假胜地，距离泰国首都曼谷约150公里，与舟山一样，这里曾经是个小渔村，初次造访就让人感到亲切。其实我们之前来过三四次了，并不是因为特别喜欢这里，只是因为已经对这里非常熟悉，不用费心去找住宿，而且芭提雅的每家酒店都配备了游泳池和健身房。我们的中国胃也习惯了泰式菜，而农历新年正是芭提雅气候最宜人的时节。

头几天，我们没有购买手机卡，没怎么用手机，让眼睛得到了充分的休息。有时偶尔蹭上网，也是一种小乐趣。这里容纳性很强，包容着各种社交软件的使用以及各种长相、各种奇装异服、各种语言和肤色，就像一锅大杂烩。

虽然用软件打打车，但我更喜欢当地的公共交通——双条车，坐在车上眺望无边无际的海洋，仿佛心中没有烦恼。我们喜欢这种漫无目的的流浪感觉，不受攻略的束缚，不必刻意打卡，随心所欲。

陌生的国际友人络绎不绝。有一天早上坐双条车时，我递给旁边一位可爱的俄罗斯小姑娘几颗桂圆。我以为她会拒绝，防备着我的好意。没想到她一把接过去，小心翼翼地剥着桂圆，举止天真，让人忍俊不禁。情人节晚上，在双条车上，一位单身的丹麦游客和我聊起了从乌鲁木齐到兰州的故事，还谈到重庆是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处。他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深入，还能说一点点中文。当我听不懂英语时，他恰到好处地用上中文单词，使我们的交流非常顺畅。

酒店的31层设有一个无边泳池，让人可以清晰地俯瞰芭提雅的全景。在泳池中，游客们奋力畅游，而我则慢慢欣赏着这一切。之后我也去游了一下，疫情后就基本和游泳绝缘了，露天的泳池相对来说更加舒适。当微风掠过水面时，恍惚间仿佛是在大海的怀抱中，无比惬意。我还记得小时候游泳是爸爸教的，想当年，当过海军的爸爸想将他的全部游泳技能传授给我们兄妹俩，那是多难得的亲子时光。

在酒店楼下的7-11便利店里，偶遇的一位印度裔美国退休老人和我攀谈，我们从新加坡谈到中国，比较了中印两国的经济现状和发展。我非常努力搜刮着脑海中的词汇和句型，总结出简洁的表达方式，后来谈得我实在太疲倦而匆匆告别。等到再次碰到这位热心教我英语的老人和他的夫人时，他的泰籍夫人跟我说，他一直喋喋不休，可能是因为远离故土，也可能是因为寂寞。

当去芭提雅最热闹的步行街时，一位年轻

的乳妈抱着小婴儿坐在街上哺乳，在中国已很难见到这样的场景，见不到这么穷苦的人民了，刹那间让我热泪盈眶，我递给她20泰铢，让她也感受来自中国的幸福和力量！

太阳初升，我骑着单车去海边买海鲜，虽然货品已不再丰富，但刚捕上来的虾和螃蟹的价格与舟山过年的价格相媲美，口感仍然鲜美，让我想起了舟山的海鲜。这里的渔民穿着仍然和几十年前的舟山渔民一样，船只也非常小，抵抗风险的能力稍显脆弱，渔具极为简单。

芭提雅地图角上的真理寺是一座建于1981年的全木结构建筑，使用纯红木和柚木作为原材料。内部结构被聚合在一起，采用了许多巧妙的方式，如楔子和插销。由于木材难以避免受到岁月和风雨的摧残，因此整座建筑至今仍在持续修建完善之中。寺庙的木雕融合了泰国、印度、中国和柬埔寨的元素，营造出充满东方韵味的美妙感觉。真理寺最奇特的地方在于它位于山巅之上，整个寺庙最佳的位置都放着椅子，背后是蔚蓝的大海，木香、花香和海的气息融合在一起，无以言表。

有天晚上夜骑。经过一个夜市时，一位歌手特地为我献唱中文歌，我听出来了，是《情非得已》，虽然发音有些不清晰，但我能感受到他的用心。继续前行骑了半小时，找到一家菲律宾歌手驻唱的酒吧，芭提雅现在的物价也很高，只有酒吧价格非常亲民，一杯十几元人民币的饮料能听他们唱5小时。我点了一首歌《see you again》，歌手很nice，将我的歌放在第一首唱。

酒吧氛围很好，全程超燃，穿着芭提雅岛服的外国大哥也上台献唱，自信的样子很酷，全程都非常high。看到这一幕，我不禁感叹，到我们年过花甲时，是否还能像现在这样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呢？菲律宾歌手非常敬业，每一首歌都唱得投入和完美。当歌手唱完和我聊起，听我说去过菲律宾潜水的时候，他眼里燃起了光芒。是的，祖国是每个游子魂牵梦萦的地方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！



心灵隽语

断霞残锦

海尧/文 拓荒者/摄



南宋诗人朱熹在七绝《晚霞》中写道：“日落西南第几峰，断霞千里抹残红。上方杰阁凭栏处，欲尽馀晖怯晚风。”

一句“断霞千里抹残红”很有嚼头。句中“断”与“残”两字，用得极为精准巧妙。古代诗人炼字功底着实深厚。其中“断”为片断，“残”为残余。这是晚霞的缺憾，也是它迥别于其他天象的独特的美。

如果日出是序曲，晚霞即尾声。日出对镜梳妆完后在铿锵的鼓声中噌噌登场，但见霞帔珠冠，红纱霓裳，一身红光，先是犹抱琵琶欲语还羞，接着热辣奔放热情似火。晚霞则渐渐偃旗息鼓，褪去胭脂腮红，尽洗铅华，隐入夜色神秘幔帐中。

古往今来，多少文人墨客咏叹日出之恢宏壮丽，亦赞叹晚霞之沉静绮丽。

唐代诗人李商隐在《登乐游原》一诗中这样写道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无限好，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美，与壮丽旭日相媲而毫不逊色的美。接下来的“只是近黄昏”有了反转，与开头提及的朱熹“断霞千里抹残红”是异曲同工之心声。

是的，晚霞的美太过短暂，稍纵即逝，断与残二字形容晚霞入木三分。也正是因为晚霞翩若惊鸿的绝色如雪中昙花一现就匿迹的遗憾，才更令人久久不能忘怀。

晚霞的美深入人心恰是了这断与残二字。

古人云：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。晚霞亦如此，铺笺研墨将万千锦绣泼于天空，缀奇珍异宝于其上，调万紫千红染碧色，熠熠生辉，巧夺天工。如此大手笔大排场的倾心之作，转眼之间，淡了，隐了，消失了。恍如一首激昂雄壮的曲子，正当密集的音符汇合成惊心动魄之势，戛然弦断音消，旋律还在空气中回荡，曲已终，魂牵梦绕之余怅然若失。

晚霞难遇，旖旎的晚霞更难求。儿子最近与晚霞似乎颇有缘，时不时地发几张抓拍的图给我，画面以晚霞居多。

比如有一张。一大片火红的晚霞率先吸引了眼球。一片晚霞像一幅泼墨而就的水彩画，占据了画面的三分之二，这样的布局使得天空在方寸之地依然辽阔，不逼仄，视觉冲击大。毛边云层呈放射状分布，造型张扬，自由不羁。色彩由红到紫，由紫变蓝，呈渐变式分布。大片晚霞从山坡凹处探出身子，一探一窥，一俯一仰，恰到好处。

画面中红色的楼、红色墙体、红色指示灯、红色的刹车灯与火红的晚霞浑然一体，上下呼应，整个画面分外和谐自然。

此番意境倒有几分应了大诗人朱熹的《晚霞》：“日落西南第几峰，断霞千里抹残红。上方杰阁凭栏处，欲尽馀晖怯晚风。”跨越千年的人类，共情与一片锦色晚霞。小文取题断霞残锦，灵感就来自《晚霞》中的“断霞千里抹残红”。细细嚼之，回味无穷。

儿子发图已有数日，再回首那时胜景，早已烟消云散，人生锦色，又何尝不是一去不复。